



WANG WANG WANG

嘘，听你说魏思孝著
『小镇忧郁青



你说 魏思孝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嘘,听你说/魏思孝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 1

(蜉蝣书系)

ISBN 978-7-5404-7900-8

I. ①嘘… II. ①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1419号



XU, TING NI SHUO

嘘,听你说

魏思孝 著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唐 贾

装帧设计:高潮工作

版式设计:流暢图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80 mm×1230 mm 1/32

印张:7.5

字数:100千字

印数:1-3,000

书号:ISBN 978-7-5404-7900-8

定价:28.00元

本社邮购电话:0731-85983015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0731-85983028

目录

001	学徒侦探
041	如果你注定贫穷
057	体检
069	身体不健康的人没有前途
089	人类进化得真快
103	信任
119	对癫痫患者要有耐心
135	酋长在天上看着
145	吾友赵西
165	没有换气扇的房间
175	关于我飞檐走壁的一些事情
193	该男子已被刑拘
209	李烈的故事
225	后记：既然如此，那我谢谢你们

学 徒 侦 探

这天早上，镇派出所的小胡接到区里协查一起案件的任务。他驱车来到镇下辖的辛留村，经村口热心妇女的指点，找到王东家门。大门敞开，小胡并没在铁门上敲一下示意，而是径直走进庭院，一股说不上来的粪便味扑上来。西边的茅厕门敞着，他捂住鼻子走过去，看到王东手持锄头半蹲在茅坑边上打捞什么东西。小胡没出声，站在门边盯着看。打捞并不顺利，传来几声扑通声，王东拄着锄头起身，耷拉着脑袋叹了几口气，心情很沉重的样子。他转身看到等候多时的小胡，往后退身体失去平衡，幸好那把锄头，才得以站稳。小胡走过来，伸头往茅坑里看，视线所及并非令人作呕的人类排泄物，而是一片如墨汁的粪水。不知何时，茅坑不再通水，加之这几年夏季雨水丰沛，日积月累便成此景。小胡问，你在捞什么呢？王东没说话，用手指。水面漂浮着一个黑乎乎带有毛发的东西。小胡不解。王东说，狗死了。这条黑狗饲

养了十几年，尽职尽责，但凡有陌生人站在门口，它便狂吠不止。如果它尚在人间，王东便会提前知晓有陌生人进了家门。为方便谈话，两个人来到庭院。王东和小胡见过两次面，都是在去年，一次是在派出所，一次是在快递点。小胡大概对王东也有印象，但两个人都心照不宣。

小胡声明让王东不要过于紧张，他只是要问几个问题。王东说，我不紧张，我又没干过犯法的事。小胡说，那最好了。王东说，你要是不着急的话，我想先把狗埋了。小胡点上一根烟，坐在庭院的凳子上。小胡三十不到，身体已发福，凳子有些矮，坐了一会他呼吸有些困难，又站起来。王东找到一双黄色的胶皮手套，由于长时间太阳暴晒，手指间已经粘连在一起，他伸进一只手，稍微用力便撑破了。小胡看到此景，自顾自笑起来。一会，王东戴着新胶皮手套两只手抓住狗的四肢快步经过庭院走出门，小胡出去，地上留下一路水迹。几个村民已经聚集在门口，看到小胡走出来，他们停止了讨论。

屋后是一片小树林，王东将狗扔进事先挖好的坑里，蹲在一旁默哀。狗的眼睛睁着，嘴巴微张露出一颗白色的牙齿，全身因湿漉显得毛发锃亮。王东不禁想到，十几年来这条狗基本是在狭小的茅厕度过，偶尔有机会外出放风，当晚也必定被抓回来。早些年生活条件有限，它跟着吃的饭菜也寡淡，

这两年大鱼大肉多了起来，它也跟着胖了不少。它有没有在并不多的外出时间里寻觅条母狗留下子嗣，这不得而知。也正因是未知，让王东更加伤感且自责。王东的老婆倒是早盼着这条狗死，前些日子还在为如何处理它犹豫，是卖掉还是杀了，对狗来讲都是死路一条。

这两年家里跳蚤横行，王东皮糙肉厚并没察觉有何不妥，倒是细皮嫩肉的老婆被跳蚤咬得坐立不安。直到女儿出生且身上被咬出一块块红色斑点，王东才意识到应该重视下跳蚤了。购买了几百块钱的跳蚤药，有粉剂有喷剂，隔三差五在卧室和客厅里喷。但也仅维持几天，过后情况照旧。回想起来，和跳蚤作斗争的那些日子，完全可以用苦不堪言来形容。一次次的徒劳无功，尤其是对跳蚤有所了解后，他坦然接受失败了。跳蚤的外壳，可以承受比身体大九十倍的重量。换种说法，人有这样的外壳从一千米的高空跌在水泥地上也能安然无恙。同时跳蚤善于跳跃，能跳一米多高，这相当于一个人跳过一个足球场。老婆不甘心，指出跳蚤的源头是这条狗，令王东清扫狗舍，喷洒药物。事实证明，王东老婆是明智的。跳蚤确实绝迹了。这几天王东的老婆回了娘家，若得知狗死的消息，大概心情会不错。

当王东试图努力挤出几滴眼泪之际，身后的小胡发问，怎么死的？王东说，大概是吃了死老鼠。前几天王东买了老

鼠药，药死了几只。昨天他喂狗的时候，看到两只死掉的小老鼠在茅房里，忘了及时打扫出来。早上喂狗的时候，两只老鼠已经不见了。狗大概是吃了老鼠药后，痛苦万分失足掉进粪坑淹死了。说到这里，小胡补充道，这算是你杀的。

埋好狗后，王东和小胡一前一后往家走。村民三五成群围在一起窃窃私语，看到王东走过来，眼神躲闪。王东停下来，对小胡说，你给说两句。小胡不解，说什么。王东指着那帮村民，我本来就没工作在家待着，你穿着警服这么一来，不到下午全村老少都认为我犯事了。小胡笑起来，我该怎么说。王东说，说你是我哥们，来找我玩。说完，王东递给小胡一根烟，并双手握住打火机点上。王东笑起来，消除不良印象的同时还能提升我在村里的地位，帮下忙。小胡问，说你是我儿子会不会更管用。王东一听，快步回家。看着王东气嘟嘟走路的样子，小胡乐起来，他拍了拍手，让村民们静一下，说他和王东是多年的老同学，这次来是叙旧，没别的。听完后，村民们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摇头摆尾四散而去。

王东在庭院里洗手，并不时嗅一下是否还有臭味。小胡问，你认识许辉吗？王东没听清，反问，谁？小胡说，你不会连自己的拜把兄弟都忘了吧。王东明白过来，哦，许桧是吧，是秦桧的桧，不是辉。小胡急了，你就说认不认识吧。王东擦完手，点上烟，认识，他怎么了？小胡问，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这可把王东问住了，记忆有些模糊，他是2010年结的婚，当时请几个要好的同学喝喜酒，许桢也受邀出席。第二年还见过一面，但比较匆忙。如此来讲，至今已有四年。这话小胡有些不信，怎么说也是异性兄弟，四年都没联系。王东点头，确实没联系，虽然手机存着许桢的手机号但从没打过，没别的原因，平时想不起世上还有这号人，大概他对我也是如此，不然为什么不主动联系我呢？小胡说，你这想法不对，朋友之间疏远就因为都是你这个观念，总想被动不想主动。面对这番教育之词，王东不快，便问，许桢到底怎么了，你直说，难不成他死了？小胡说，相反，他是一起命案的嫌疑人。王东笑起来，命案，他杀了人啊？小胡说，你这措词不对，只是怀疑而已。王东坐在台阶上，太阳照得他睁不开眼，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小胡说，区里下派的任务，我哪里知道，跟我走一趟就是了。

之所以找到王东，是因为那位在区警局户籍科工作的姓朱名白的女同学。寻找许桢的任务发布，朱白想到王东和许桢非同一般的关系，上报给领导。2009年冬天，王东和许桢一起厮混，还帮朱白在闹市区贩卖过暖宝宝。想必这几年许桢和朱白也没有来往，不然她不会误以为王东和许桢交往过密。警方只需调查许桢的通话记录，便会知道，他和王东断绝来往已有数年。上述是无关紧要的，对王东和小胡来讲，

同样如此。镇派出所的工作清闲，小胡因此事出来，权当解闷。

王东呢，他是自由写作者。

警车还没开出村，坐在后排的王东发话，我能坐副驾驶吗？小胡问，怎么？王东说，这样对你尊重。小胡停车，王东坐上副驾驶，笑起来，坏人才坐警车的后面。小胡说，系上安全带。王东问，要不我跟你讲讲许桧？

我和许桧是育才高中 2001 届的学生，你应该听过这所私立高中，在交通局的旁边，每年分不够上重点高中又不想上中专的学生，大多来这所学校。我和许桧没有同班过，虽然高中三年分班不下五次，但他学理我学文。我和许桧能认识也属偶然，话说回来，即便是父子关系，难道不是偶然吗？更别提其他的人之间，你说对吧胡警官，现在我和你并排坐在警车上，在半个小时之前，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了。你别催，我的意思是，这看似偶然的认识，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必然。就像你和我并排坐在一起，好，好，别生气，我不拿你打比方了。我哥们孙峰和许桧一个宿舍关系不错，有天中午午休，孙峰找到我说有人想和我拜把子。起初我以为孙峰和我开玩笑，到了他宿舍，我看到许桧，还有另外一个男的。对，是我们三个人拜把子，但第三个人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我这人有个缺点，不善于拒绝别人。你别笑，我

内心挺羞怯的。

你说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就非要和我拜把子，而且烟酒都备好了，搞得还挺正式的。我们按照电影中的情节，面对插着三根香烟的碗，磕了三个头，念了一段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类的说辞。互相微笑注目抽了几口烟，紧接着午休铃声响起，许桧同宿舍的都从外面回来了。为了我们的拜交仪式，他们先前都回避了。没有感情基础的拜交，意义不大，必须要承认的是，任何事情仪式感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我和他俩并不熟，但拜交时庄重的仪式已经留在心里。在校园见面，我们会友好地打招呼。被我忘记姓名的那个异姓兄弟，有天半夜走进我宿舍，塞给我半只咸水鸭。我们俩坐在一张床上，分吃掉。不怕你笑话，这是我第一次吃咸水鸭，虽然味道不怎么样，但心里挺感动的。一个男的把家里带来的好吃的留给你，而且是以兄弟之名，怎么不令人感动呢。袍泽之情大致如此吧。只是在感动的外表之下，也挺尴尬的。还是那句话，我和他俩缺乏感情基础，这让整件事显得别扭。大概他俩也是如此想法，我们被仪式感所制约进行着微妙的交往。

说回许桧这个人，他交谈的时候喜欢牵着你的手，用那双毫无神情的死鱼眼盯着你，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这令人度日如年，这么几次后，我开始担心碰到他。可他总是这么热情，像女生中的闺蜜那样，牵着你的手。我可以演示给你看，

胡警官，别躲啊，挺难以招架的，是不？如果高中三年，我和许桢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拿出来说一下的话，就是有次我和别人约架，从外面喊人，让许桢帮我筹集钱，他节衣缩食筹到了，这事我一直记得。许桢没参加高考，激光治疗近视后跑去广东当兵了。而我在外地求学三年。

再次和他恢复联系已经是 2007 年的冬天，当时我正在干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份，公司就近在市政府宿舍给我们租了一套房子。我的情况和初入职场的毕业大学生没什么两样，总觉得在社会上无所适从，自身的价值被低估了，却也越来越自卑。而许桢的出现，让我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事到如今，我记不清他怎么打听出我的联系方式。

几年不见，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许桢，在初冬的夜晚，身上穿着一件枣红色的西服，从车上下来，先给我来了个幸福的拥抱。紧接着牵着我的手，端详了我半天。他整个人散发出暴发户的气味，即便是吃饭的地点很平民，但他举手投足间俨然是成熟的社会人。而我却还是一副怯懦的样子，像只他妈的幼崽一样，躲避着世人的目光。酒杯交错中，他毫无缘由地点评了这个五线城市各大洗浴中心的优劣，并以悔过的语气对自己长达半年黑白颠倒的糜烂生活进行了恰当的炫耀。我能做的只是在一旁点头应允再加上好言相劝，许桢啊，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垮掉的，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之类的。

对于我的好言叮嘱，许桧选择无视，我要说的是他这样是正确的，一个从未糟蹋过自己身体的人的好言相劝，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他手持三块钱的啤酒，不无失望地说，昨晚喝掉的那瓶芝华士酒劲尚在。既然如此，我们就点到为止。许桧欢笑起来拍着我的肩膀，兄弟，让我们用酒来丈量情义吧。喝到深夜，许桧带我去了一家洗浴中心，当那位女性技师托着我的双脚轻揉之际，我有些坐不住了，我不太习惯别人这么伺候。在灰暗的灯光下，许桧看出了我的局促，嬉笑起来，用手重重拍了下我的胸部，让我尽情躺下。我试着平躺下，别说，还真挺舒服的。我怀揣不安，担忧足疗结束后，许桧要安排色情服务。可不一会，许桧鼾声如雷，我多虑了。多说一句，为我服务的足疗技师，几天后我们在街上重逢，她昂首挺胸走在街上，轻蔑地扫了我一眼。她的优越感让我有些不舒服，让我生了好一会的闷气，可是话说回来，她只是为我服务了一次，我那浅薄的优越感怎么就涌上来了呢？

这个冬天我们又见过几次，每次他都心情不好，觉得生活没有意思，洋酒和女人已经不能满足他。一次酒醉后，他被一个大妈拉进小黑屋里给办了，要价十块倒是不贵。许桧和我说这些干什么呢，我不明白，说完后他的心情就好多了，追忆往事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的成功人士不都是这样吗？许桧想起高中时没追上的一个姑娘，不知她现在怎么样，求我

打听一下。向往纯情是这类人的固定套路吧，他手腕处的疤痕，举手投足间都这么显眼。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许桢语焉不详。对于他怎么变得有钱了，我也很好奇，可他怎么会告诉我呢，闷声发大财让周围的人只有钦佩和羡慕的分，不更好吗？我只是隐约知道，许桢手头经常有从国外走私过来的各种奔驰奥迪车亟需抛售，时而从广东跋涉两千公里将车开回山东。

因为每次都是许桢主动联系我，等我再见到他，已经是2008年的冬天了。要说这一年多的时间，从个人感情来讲，没有许桢不会意识到缺少了点什么，当然他再次进入我的生活，确实能明显感觉多了点东西，却也不足以引起重视。这次和以前不同，我不再自惭形秽而是幸灾乐祸。回头来看，这年冬天也是我人生的低谷，半年多没有工作寄居在家里，让父母的忍耐到了极限，一天晚上在激烈争吵后，我离家出走。许桢收留了我，从朋友那里借到的钱租房子有些困难，恰好许桢那已是士官的哥哥婚房闲置着，不过是毛坯房，除了几堵墙什么都没有。而这，对我们简直再合适不过了。我们买了两张二手的折叠床，被子电磁炉等用品是我从家里带过来的。令我想不到的是，落魄后的许桢竟然乐观了起来，完全没有了以前的阴郁和傲慢，他似乎真以为困难是暂时的，在不久之后必将重新富裕起来，并再次和我划清界限。

刚同居的几天，许桢手里还有点闲钱，我们煮过几次火

锅，他总是催促我多吃点肉，说我太瘦了。几天之后，我们连蔬菜都吃不起了，去批发市场买了一箱廉价的方便面。后来方便面吃完了，许桧盯上二楼菜贩摆放在楼道里的蔬菜，顺棵大白菜和几个西红柿。我们把大白菜放进锅里倒上盐，煮烂后竟然吃出了肥肉的味道。我对许桧偷盗的行为有些不齿，但这不妨碍我把它们吃进肚子里。我是累赘这个事实，让许桧颇有微词。他建议我将电动车卖掉。我没答应，电动车花了我两千多块，骑了不到三个月，卖二手有些可惜。许桧招呼没打，消失了四五天。后来据他说，他去投奔朋友，与其在网吧鏖战了三天三夜。许桧是和他的这个朋友同时出现在我面前的，物以类聚，这个哥们也无业，不过她女朋友有工作。许桧听到在他消失的这几天里我停在楼下的电动车丢了的消息，心情很复杂，既兴奋又惋惜，责怪我没听他的卖掉。那位吃软饭的哥们建议我偷一辆回来。胡警官，我要承认，我觉得他这个提议挺不错的，当时就有出门行窃的念头。他们把我劝住了，让我不要这么着急，毕竟这还是下午两点，窗外明媚的阳光毫不吝啬地照耀在我们的身上，并没有因为我们是一群废物而区别对待。即便是过去这么多年了，一想到当时的阳光，我还是心存感激，它在那个绝望的冬天给了我为数不多的温暖。

我们三个坐在床上，抽着烟盘算如何行窃。许桧的哥们